**論明代朱子學者蔡清的讀經法**

**－以《四書蒙引》為例**

彭雅玲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語教系教授)

## 一、前　　言

蔡清（1453-1503或1508）字介夫，號虛齋，卒謚文莊，福建晉江人，為明中後期福建著名學者，明清兩代學者公推為明代朱子學者第一人。同為明代朱子學者羅欽順（1465-1547）稱讚蔡清的學行說：「一生做窮理工夫，且能力行所學，蓋儒林中之傑出者。」[[1]](#footnote-1)清紀昀稱讚其學行說：「清品人端粹，學術極為醇正」[[2]](#footnote-2)

蔡清用力於易經和四書，其代表作《易經蒙引》以及《太極圖說》、《河洛私見》等書在易學史上具有重要學術價值，而其著《四書蒙引》則名列泉州四大名書之首。《易經蒙引》和《四書蒙引》二書訓詁細膩，黃宗羲曾形容：「蠶絲牛毛，不足喻其細也。蓋從訓詁而窺見大體。」[[3]](#footnote-3)

《四書蒙引》疏解朱子《四書章句集註》，在明清學者眼中，不僅為學子科考而作，乃理解朱熹《四書章句集註》的橋梁書，也是歷代注解《四書》的重要著作。學界過去認為明代是經學衰頹的時代，學者關注也較少，是研究較為薄弱的一個領域，如皮錫瑞、錢穆等大抵認為明代無經學。近年研究明代經學漸興，而在明代經學研究當中，關注蔡清的研究並不多，目前以蔡清為研究專題的，多關注其易學，[[4]](#footnote-4)僅周天慶《明代閩南四書學研究》第三章以蔡清的四書學為研究焦點[[5]](#footnote-5)。

「讀」兼有誦讀與解讀之義，筆者為窺探明代童蒙讀經教育的實況，本文僅先作有限的考察工作，就蔡清《四書蒙引》考察其詮釋《四書》及朱熹《四書章句集註》的態度與方法，以見其讀經法之特色，並體現明代義理之學到清代考據之學的轉折。

## 二、蔡清《四書蒙引》的成書與著述

### （一）成書經過

明太祖重視朱熹經學，成祖永樂年間（1403-1424年）敕修《五經大全》和《四書大全》詔頒天下後，標誌著朱熹經學官方地位的確立，經義取士，奉朱熹為圭臬。由是士子讀經產生變化，大抵對前人注疏涉獵十分狹窄，經義一取朱子。[[6]](#footnote-6)

《四書蒙引》的成書經過，先有二個藁本，再由後人刪定而成的。蔡清成為進士以前已完成《四書蒙引》初稿，庚子年間（1480年）赴京會試途中，以為途中遺失初稿，於是追憶舊稿，加以綴錄，不料三年後於家中，初稿失而復得，蔡清參會前後兩稿，發現重複的內容過半，還有前後觀點不同的地方（「**重複過半，又有前後異見，至一句而二三其說者**」），本想刪正，唯祿仕後找不到時間，而後輩「**求之頗切**」，蔡清想想也許「**一得之見或有資於童蒙**」，於是「**先塗去其最宂穢無謂者**」，保留「**其諸凡近似有理之言**」，以待來日汰削，所以將書稿題名為《蒙引初稿》，正以表明初稿「**非定說也**」。[[7]](#footnote-7)

嘉靖年間（1522-1566）武進人莊煦好其書，尋繹十年而得，為便觀覽，遂將蔡清前後二稿本進行參校，考定次序，勒去蕪冗，刪去十有三、四，輯成《四書蒙引》十五卷本。[[8]](#footnote-8)凡《大學》二卷、《中庸》二卷、《論語》四卷、《孟子》七卷，書末《別錄》一卷乃莊煦與王升商榷訂正《四書蒙引》之語。此書由蔡清之子蔡存遠於嘉靖八年（1529年）奏獻朝廷，並受詔刊佈。

### （二）著述目的

明代以經術取士，崇尚八股文，當時學子治舉子業多「**不務實造於理，而徒務取給於文，文雖工，術不正**」，蔡清同儕交流時，發現許多人均**「未能脫時文氣味**」。舉子業關乎世道，蔡清憂心學子對於經術的追求淺薄，只崇尚八股文的技巧而已，於是「**多筆之，以備切磋，久之積成卷帙**」，此為《蒙引初稿》的著述緣起。[[9]](#footnote-9)

「蒙引」，意指引童蒙。蔡清以「蒙引」名書，實為謙虛之詞。《蒙引初稿》原序已提到保留著述，乃因後輩求教殷切，「**一得之見或有資於童蒙**」，當時求教的後輩有鄭仲平和李宗一先生的子侄。[[10]](#footnote-10)蒙引意在引導學子從蒙昧中，從不求甚解經典原意，朱子註解之意，甚至盲目信從朱子，而未加深思明辨。故蔡清弟子陳深在〈蔡虛齋先生鄉賢呈〉中推崇《四書蒙引》可成一家之言：

雖其謙云「初稿未定之見，僅可引蒙」，然間亦有先賢未發之言，何妨立教。……雖立言之人亦多，而同道之言自別。」

後學莊煦推崇《四書蒙引》發人所未發：

凡舉業以經義為重，而義之精者莫過於《蒙引》。他如淺說、存疑，間有發所未發，終為青出於藍。是書之鈔，竊願學焉而繼其志。…[[11]](#footnote-11)

清紀昀在《四庫全書》提要也給予《四書蒙引》極高評價：

此書本意雖為時藝而作，而體味真切，闡發深至，實足羽翼傳注，不徒為舉業準繩。刁包稱：《朱注》為四書功臣，《蒙引》又朱注功臣。陸之輔稱：說四書者不下百種，未有過於此者。其為學人推重如此，與後來之剽掇儒先賸語以為講章者，相去固霄壤矣。[[12]](#footnote-12)

從上可知，《四書蒙引》疏解朱子《四書章句集註》，在明清學者眼中，不僅為理解朱熹《四書章句集註》的橋梁書，其著述有助引導學子明曉經義以應試，對於聖人經典「體認真切，闡發深至」，故也是歷代注解《四書》的重要著作。

## 三、蔡清治經的態度

### （一）推原朱子之意、依歸聖賢本旨

蔡清主張讀經要以意逆志推求聖人本意，透過推原朱子之意，闡發聖賢本旨為依歸，如蔡清同鄉何喬遠[[13]](#footnote-13)評蔡清說：

虛齋身自力學而教人恆循舉業……其言曰：「宋儒之道，至朱子始集大成，**朱子之學不明，則聖賢之道不著**」，故與其徒著《四書蒙引》、《易蒙引》諸書，**皆推原朱子之意**。[[14]](#footnote-14)

蔡清認為明朱子之學為得聖賢之道的橋梁，蔡清弟子林希元在〈虛齋先生行略〉一文引蔡清語：

吾平生所學**惟師文公（按：朱熹又稱朱文公）**而已……吾為《蒙引》，合為文公者取之，異者斥之，使人觀朱注，玲瓏透徹，**以歸聖賢本旨**而已。[[15]](#footnote-15)

綜上述二段引文可知，蔡清讀經的原則在推原朱子之意，及依歸聖賢本旨，故其著述，旨在羽翼聖人經典、修正時弊、通經致用，以接續昌明儒學之道統。

### （二）兼採漢學和宋學

蔡清為明代的朱子學者，其深受朱熹經典詮釋的影響，繼承了朱熹的漢宋兼採，訓詁傳注與義理探求並重的態度。朱熹對經典解釋的態度如下：

竊謂秦漢以來，聖學不傳，儒者惟知章句訓話之為事，而不知復求聖人之意，以明夫性命道德之歸。至於近世，先知先覺之士始發明之，則學者既有以知夫前日之為陋矣。然或乃徒頌其言以為高，而又初不知深求其意，甚者遂至於脫略章句，陵藉訓詁，坐談空妙，輾轉相迷。而其為患反有甚於前日之為陋者。[[16]](#footnote-16)

在朱熹看來，漢儒以小學之法解經，沉溺於煩瑣的章句訓話中，卻不知「聖人之意」；宋儒以義理解經，脫離經典本文本意，「坐談空妙」「穿鑿附會」二者各有弊端，均影響了對經典文本的解讀。其結果是「以義理言之則不通，以訓話考之則不合，以功用求之則又無可下手之實地」。[[17]](#footnote-17)

## 四、蔡清指導童蒙讀經的具體功夫

蔡清指導童蒙讀經的具體功夫在「處心涵泳」、「切己體察」八字：「玩索二字須要自家體貼得，蓋必**虛心涵泳，切己體察**，然後為玩索而有得，然後終身用之不能盡。先儒有云：「以我觀書，隨處有得，以書博我則釋卷而茫然，旨哉言也。」[[18]](#footnote-18)其主張「虛心」「涵泳」「切己」「體察」，就是指讀經要「誠心無欺」，「深入鑽研」，「切實自求」、「體會明察」。

### （一）虛心涵泳

蔡清初主靜，認為「最要靜，愈靜愈靈」，謂「天地人物，柄皆在靜上」，嘗謂「心當靜極天機見，氣到完時鬼力隨」。後由「靜」入「虛」，說：「靜之一字，更須於動中驗之，動而不失其靜，乃為得力，反覆體驗，又止是虛而已。蓋居嘗一念用靜字，猶覺有待於掃去煩囂之意，唯念個虛字，則自覺便安。目前縱有許多勞擾，而裏麵條路元自分明。無用多費力，而亦自不至懈惰也。且靜亦須虛，方是靜本色，不然形靜而心驚於外，或入于禪者何限？」[[19]](#footnote-19)認為人心唯虛則無障礙，學問功夫，大抵只是要去障礙而已，謂「虛之一字」為「聖賢成終成始之道」。

蔡清的讀經法重視內心的涵泳實繼承自朱熹，[[20]](#footnote-20)蔡清指導童蒙讀經，提到內心涵泳是掌握萬理的重要方法，如《論語．衞靈公》「賜也汝以予為多學」章，子貢以為孔子於天下之理無一之不周知，乃用心於之多學而識者，《蒙引》釋曰：

以謂夫子豈專用心於外者耶，必有一箇道理在，而非徒多學而識者也，子貢方信而忽疑，蓋其積學功至而亦將有所也。夫子欲其知所本也，**人之一心萬理皆從此出**，得其本則有感皆通，若但費力於多學而識而不知所本，則徒得其用之殊，而不得其體之一，亦烏足為盡心知性而知天者哉？[[21]](#footnote-21)

蔡清重視窮理力行，因而認為窮理之根本不在讀書，曾說：「前輩雲：皋、夔、稷、契何書可讀？蓋此數公者，雖未嘗讀書，亦未嘗不窮理也。」窮理，關鍵在於力行以致用，認為學之為道，無以加此。因而，他對於那種「胸富萬卷，筆下如流，而於其身不得幾字受用者」取批評和嘲笑態度。所以，他主張讀書必須「擇術」。讀書不必多，但當讀書時，現有欲取而用之之心。而既有此心，則又不容不多，意即有取用之心，讀書自然會多，此非有意求多，以多為目的。[[22]](#footnote-22)

蔡清《四書蒙引》往往先從音讀、字義入手，如釋「有朋自遠方來句」：「朋，同類也，謂吾輩學者自遠方來…」，如釋「弟子入則孝」句：「弟子即今所謂子弟，即小學生輩也…」，對於音讀、字義的分析，正如朱熹所說「字畫音韻是經中淺事……然不知此等處不理會，卻枉費了無限辭說牽補，而卒不得其本義，亦甚害事也。」[[23]](#footnote-23)《四書蒙引》訓詁之縝密，展現讀經重要功夫是以細讀文句為基礎，故其指導童蒙讀經在能細，蔡清多處提及讀經要細讀文句精確解義，如：

在初學者則不患其不能寬，**惟患其不能細**，但亦須**平其心，易其氣，網其疑**耳。」[[24]](#footnote-24)

讀書**貴乎以序，而一一則可以致精**，精則有得，而著己矣。[[25]](#footnote-25)

惟有細讀經文的過程，才有時間用心涵泳玩索經句，「凡讀書要隨文解義」[[26]](#footnote-26)，欲探索聖賢之本旨，要一路仔細謹慎，「讀書析理亦當不使有**毫釐之差**」[[27]](#footnote-27)，要在於細微如繭絲牛毛，「差之毫釐，謬以千里，故義理之微須至繭絲牛毛處」[[28]](#footnote-28)，故蔡清《蒙引》訓詁經句經義之縝密，被黃宗羲評為細如牛毛。[[29]](#footnote-29)

### （二）切己體察

蔡清治學強調經世致用，反對「多言」，即誇誇其談，認為有道德者必不多言，有信義者必不多言，有才謀者必不多言，只有細人、狂人、佞人乃多言，未有多言而不妄者。提出真大丈夫當以寫實信天下，以大節竦天下，以器量包天下，以學識周天下，以規模駕天下，以實才猷實事業副天下；真學問文章，須見於威儀之際與日用之常；真道德性命，須見於治家之法與當官之政。不然，則為「博學之小人」、「詞章之兒豎」。[[30]](#footnote-30)

蔡清疏解《四書》，經常進一步針對朱註，或詳細解釋，或補充說明、或突出重點。如《論語．學而》：「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不信？傳不習乎？」，朱子《集註》：「盡己之謂忠。以實之謂信。傳，謂受之於師。習，謂熟之於己。曾子以此三者日省其身，有則改之，無則加勉，其自治誠切如此，可謂得為學之本矣。…獨曾子之學，專用心於內，故傳之無弊，觀於子思孟子可見矣。」，《蒙引》曰：

最要看三箇乎字，乎字有自猜自疑之意，正所謂省也，朱子云：「有則改之，無則加勉」，有無二字亦從乎字生。所謂得**為學之本，指自治誠**，切言誠，誠心不欺也。**切，切己也**，曾之子三省，決然在一貫之先。[[31]](#footnote-31)

由上可知，蔡清主張傳習經典的根本方法在於「自誠切己」，即切實無欺要求自己實踐，要做內外合一的「君子儒」，而非表裏不一的「小人儒」。誠實切己的態度，展現在蔡清主張解讀經義的真確性，反對穿鑿附會經義，背離聖賢本意的解釋：

讀書者不可以辭害意。[[32]](#footnote-32)

先儒讀書講義其心自平，其氣自易，不抉捏拗折，不穿鑿附會。[[33]](#footnote-33)

讀書解疑要有證佐。[[34]](#footnote-34)

他繼承朱子學，疏解經文多能推原朱子之意，並求掌握聖賢經典的本旨，而如何掌握聖賢經典本義？蔡清提出的方法是「以意逆志」，以己意體察聖人之旨：

志也，詩人之志，在此吾惟**以意逆之**，斯得之矣。志與意不同，志者，詩人之志也，故詩言志。意者，讀**詩者之用意**也，所謂意會者也。按此數句，不但說詩之法，凡讀書之法皆然也。[[35]](#footnote-35)

以意逆志的方法就是「體察」的功夫，就是要求讀者進入文本世界裏，與聖賢精神相往。童蒙透過經典一步一步地追求聖賢心靈活動狀態的過程，即是「追體驗」的過程，因此追體驗就是力求進入聖賢的心靈境界，得到聖賢的本心意旨。只有單純的訓詁是不夠的，並沒有進到經典裏面，「體察」的功夫就是要得到聖賢之本心，進入經典之旨。這種功夫如從古典詮釋學者史萊馬哈（Friedrich Schleiermacher, 1768-1834）的觀點來看，讀經就在「讀者」、「文本」與「作者」之間循環（move back and forth）。[[36]](#footnote-36)蔡清而追求進入經典中的聖賢的世界，貼近聖賢的思想，認為讀者可以理解聖賢本義的道理正在此，這其實是帶有浪漫主義精神的。

## 五、結　　語

蔡清為明代的朱子學者，其深受朱熹經典詮釋的影響。朱熹認為要真正達到改造儒學、建構理學的目的，就必須對漢、宋解經之法進行辯證地揚棄，融訓話考據與義理闡發於一爐，構建小學解釋和義理解釋相結合的根本方法。蔡清繼承了朱熹的漢宋兼採，訓詁傳注與義理探求並重的態度，其讀經法大抵教導童蒙從訓詁窺見聖賢經典大義。歸納蔡清讀經法的特色在訓詁解義，能博綜群言、稽考疑義，故黃宗羲曾形容《四書蒙引》：「蠶絲牛毛，不足喻其細也。蓋從訓詁而窺見大體。」此訓詁縝密精細正好體現了宋代義理之學往清代考據之學的過渡。為呼應大會慶祝推廣兒童讀經二十年，本文管窺明代朱子學者蔡清教導童蒙的讀經法，限於學力及時間，僅提出初步考察如上，尚祈方家指正，以待來日修正。

1. 《明儒學案》卷46。 [↑](#footnote-ref-1)
2. 《四庫全書》提要。 [↑](#footnote-ref-2)
3. 《明儒學案》卷46。 [↑](#footnote-ref-3)
4. 學位論文：劉建萍《蔡清及其易學思想》（福建師範大學中國古典文獻學研究所博士論文，2010）、高原《蔡清理學視域下的易學思想研究》（山東大學中國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10）。期刊論文：楊自平〈從《易經蒙引》論蔡清疏解《周易本義》的作法及太極義理的轉折〉，《國立中央大學人文學報》（2007年32期）、周天慶〈靜虛工夫與明中後期的儒道交涉〉（《東南學術》2008年第6期，頁93-99）、向世陵〈蔡清對朱熹本義的折中修正—以“保合太和”與“繼善成性”的注解為例》（《周易研究》2009年第2期）、黎馨平〈論蔡清《易經蒙引》對《周易本義》的注疏價值〉(《周易研究》2009年第4期，頁17-22)、宋野草&詹石窗〈蔡清易學思想考論〉（《東南學術》2011年第3期，頁149-157）、高原〈發明朱子之學的蔡清易學觀〉（《山東大學學報》，2011年第2期，頁43-48）、高原〈蔡清太極觀發微〉（州學刊，2013年10月第10期，頁107-111）、劉建藫〈論蔡清的以道義配禍福說〉（《閩江學院學報，2013年1月，第34卷第1期，頁18-22》）。其他以部分章節研究的有：王一樵《從「吾閩有學」到「吾學在閩」：十五至十八世紀福建朱子學思想系譜的形成及實踐》（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博士論文，2005）、朱伯崑《易學哲學史》（崑崙出版社，2009）第四編第八章、高令印&陳其芳《福建朱子學》（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6） [↑](#footnote-ref-4)
5. 見《明代閩南四書學研究》（北京：東方出版社，2010）第三章。傅小凡、卓克華，《閩南理學的源流與發展》（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7）第五章則通論蔡清的理學。 [↑](#footnote-ref-5)
6. 郭素紅認為獨尊朱子是明代經學式微的主要原因，見《明代經學的發展》（山東大學博士論文，2008），第一章及第六章。 [↑](#footnote-ref-6)
7. 蔡清《虛齋集》中收錄此書的序，詳細敍述了該書成稿前後的情況。亦見《四庫全書》經部《四書蒙引》原序。 [↑](#footnote-ref-7)
8. 見莊煦〈四書蒙引題辭〉。 [↑](#footnote-ref-8)
9. 見《四書蒙引》原序。 [↑](#footnote-ref-9)
10. 見〈與九峰孫先生書〉：「清舊有讀《中庸》私記一部甚冗穢，近因諸生之求忙迫，稍為塗去其太無謂者，而出之名曰《蒙引初稿》，明其未為定說也。且今以寄從一目下備看，正望先生公暇賜一裁教示下乃幸，仍乞轉致靜夫先生同賜教示也。《大學》亦已完語，孟子及易經俱有之，以欠溫故姑俟後圖。鄭仲平先生、李宗一先生各有子侄讀書，倘來取，幸次第與之，並乞達求教意。」，《蔡文莊公集》卷2。 [↑](#footnote-ref-10)
11. 《四書蒙引》凡例一。 [↑](#footnote-ref-11)
12. 《四庫全書》提要，經部八．四書類，頁1b-2a。 [↑](#footnote-ref-12)
13. 萬曆丙戌進士，致仕南京工部右侍郎。 [↑](#footnote-ref-13)
14. （清）沈佳《明儒言行錄》卷六，《四庫全書》本。 [↑](#footnote-ref-14)
15. （明）林希元〈虛齋先生行略〉，《蔡文莊公文集》卷7。 [↑](#footnote-ref-15)
16. （宋）朱熹《中庸集解序．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75，《朱子全書》，册24，頁3640。 [↑](#footnote-ref-16)
17. （宋）朱熹〈答江德功》，《朱子全書》，册22，頁2038。 [↑](#footnote-ref-17)
18. 《四書蒙引》卷3，《中庸蒙引》，頁14a-15b。 [↑](#footnote-ref-18)
19. 《明儒學案．諸儒學案上四．蔡清》，卷46。 [↑](#footnote-ref-19)
20. 朱子主張口中反覆誦讀是為了助達內心能思考解讀經典之義理。如〈童蒙須知‧讀書寫文字第四〉云：「余嘗謂讀書有三到，謂心到、眼到、口到，心不在此，則眼不看仔細；心眼既不專一，卻只漫浪誦讀，決不能記，記亦不能久也。三到之法，心到最急，心既到矣，眼口豈不到乎。」，見《朱子全書》第十三半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12月），頁373。

    又云：「大凡讀書，多在諷誦中見義理。」「讀書之法，讀一遍了又思量一遍，思量一遍又讀一遍，讀誦者所以助其思量，常教此心在上面流轉，若只是口裏讀，心裡不思量看，如何也記不仔細。」，見《朱子語類》（臺北：正中書局，1973年）卷104，頁270。 [↑](#footnote-ref-20)
21. 《四書蒙引》卷8，《論語蒙引》，頁3a-b。 [↑](#footnote-ref-21)
22. 《明儒學案．諸儒學案上四．蔡清》，卷46。 [↑](#footnote-ref-22)
23. （宋）朱熹〈答楊元範書〉，《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5，《朱子全書》，冊22，頁2289。 [↑](#footnote-ref-23)
24. 《易經蒙引》卷9下。 [↑](#footnote-ref-24)
25. 蔡清〈書戒五條〉，《蔡文莊公集》卷1。 [↑](#footnote-ref-25)
26. 《易經蒙引》卷10上。 [↑](#footnote-ref-26)
27. 《易經蒙引》卷11下。 [↑](#footnote-ref-27)
28. 《四書蒙引》卷10。 [↑](#footnote-ref-28)
29. 蔡清注重辭書在訓詞解字、通釋語義中的作用，將查考和利用辭書作為正音讀、辨字義的重要依據之一。如《爾雅》、《說文》、《洪武正韻》、《韻學集成》、《古今韻會舉要》、《韻府群玉》、《玉篇》等辭書中的解釋材料，亦被他取以作為糾正音讀、求證經義的佐證材料。小學考釋往往須從文字、語音的分析入手來推闡語義，包括文字、音韻、訓話、版本訛變、目錄、校勘、輯佚、辨偽以及有關內容的考實等。此外蔡清讀經注重稽考文獻，旁搜博采，並參酌眾說，以求聖賢立言本意之所在。 [↑](#footnote-ref-29)
30. 《明儒學案．諸儒學案上四．蔡清》，卷46。 [↑](#footnote-ref-30)
31. 《四書蒙引》卷5，《論語蒙引》，頁9a。 [↑](#footnote-ref-31)
32. 《四書蒙引》卷15。 [↑](#footnote-ref-32)
33. 《易經蒙引》卷6下。 [↑](#footnote-ref-33)
34. 《易經蒙引》卷8上。 [↑](#footnote-ref-34)
35. 《四書蒙引》卷13，《孟子蒙引》，頁14a-b。 [↑](#footnote-ref-35)
36. “Before the art of hermeneutics can be practiced, the interpreter must put himself both objectively and subjectively in the position of the author.”解釋者需要理解作者的語言，更要理解作者的生命。“On the objective side this requires knowing the language as the author know it. But this is a more specific task than putting oneself in the position of the original readers, for they, too, had to identify with author. On the subjective side this requires knowing the inner and the outer aspects of the author’s life. （**Kurt Mueller-Vollmer edited, *The Hermeneutics reader : texts of the German tradition from the Enlightenment to the present***, Oxford : Basil Blackwell, 1985, pp.83-84.） [↑](#footnote-ref-36)